

[人生况味]

丽江的海南人

■ 邢增仪

在丽江束河镇的一个叫“闲居”的客栈喝茶，嗑瓜子，曾哥把一个三十来岁的、个子高高的、结实的平头小伙子推到我跟前：“这是这个客栈的老板，你猜他是哪里人？”

我拿不准，一般这么被问答案应该是明确的了，但我实在没法把这两者联系起来。

“不会是海南人吧？”我这么试探。

“是的，他就是你们海南人。”

曾哥成功抖了一个包袱，得意地大笑起来。

“我叫林武，是海南万宁人，叫我阿武好了。”

这年轻人这么爽快地说。

束河是丽江边上的一座镇，在丽江的东边，离丽江市区十几公里，现在也是一个旅游区了。束河很有意思，它随着玉龙雪山下的溪流弯弯曲曲、妖娆娆，每每转一个弯就会给你一幅图画，现在束河的名气也已经很大了。

束河镇比丽江更自然，更有乡村野味，所以曾哥让我们住到这儿来。

刚开始两天住的是一个台湾人开的客栈，叫“月泉”，那客栈是老宅子改的，宅子太老旧了，到处都是青苔，叫人一见得慌。

阿武的“闲居”就在“月泉”旁边，每次从他客栈面前过我就注意了。阿武的客栈不似别的客栈跨出客厅就是马路，他的客栈在路边的深处，有两堵墙夹一条过道。他那两堵墙很有意思，一面是涂百粉，上面划满了纳西的东巴文，这些象形文字其实也是图画，一面墙上有个木架，木架上挂满了货真价实的玉米，估计把那些玉米取下来够一个人吃一年。

就凭这两条就让我对阿武刮目相看了，但我更好奇的是：海南人是最不喜欢闯荡的，是什么机缘让这个这么年轻的海南人在这儿落了脚，扎了根？还有，如果要做旅游，如今海南已是国际旅游岛了，他为什么离开故土跑到这异乡来？

在阿武客栈大厅的货真价实的壁炉跟前（壁炉里有柴火，并非装饰），我向阿武提了这两个问题。阿武回答我，他原来在海南就是从事旅游的，负责了好多年的云南、丽江线路，就交了些朋友，喜欢上这个地方了，有了些积蓄就自己开了这个客栈。

至于第二个问题，阿武没有回答我，我琢磨了几天，自己想明白了。我曾问过阿武，他在这儿是以哪种方式投资的，总共投了多少资金？阿武告诉我他还是以每年8万元人民币的租金租下这个院子的，租了30年，他改造这个院子总共花了100多万元。

这下我才明白，以这个价格在海南是租不了一个这样的院子的，再说在海南100多万元是很难独自去投资一个旅游项目的。更关键的是在海南是绝对没有客栈的生存空间的。如今海南，五星、六星酒店星罗密布，到了海南就是比谁的钱多，比谁住的酒店高级，你住凯莱，我就住喜来登，谁好意思住一个什么客栈。就像到了一个大酒店，谁要是只点一味炒土豆谁就会被认为有病。而在丽江就大不一样，所有来丽江就是为了寻幽访古来的，就是为了钻回时光隧道而来的，丽江也有许多上档次的酒店，但很多人都不往那里去，这就给阿武的客栈提供了很大的生存空间。

阿武的客房在大厅旁的四合院二层楼房里，他迫不及待要带我们去参观。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吓一跳。阿武的客房有十几间，每个房间装饰都不一样，很舒适、很漂亮。阿武的标准客房有酒店的两个房间大，阿武客房的床有2米宽，配有簇新的、雪白的床单，深紫的实木的地板和墙，还有阿武客房里配的不是沙发，而是一个宽宽的罗汉床，是可以两个人对着饮茶的那种木榻，于是阿武的客栈弥漫着一种温暖的力量，立马就让人不想走了。

阿武还一一给我们指点那些透着他们艺术灵气和匠心的细节，卧室和厅之间有一个空灵的可以转动的木制屏风，屏风上安置着可以转动的电视，这样在床上或在榻上都可以看电视了；墙上挂衣架的配饰是一把古剑，灵动之中又可以压屏；顶上的灯罩是他从农村淘来的有着精妙纹饰的老窗棂；二楼的栏杆凹凸、古朴厚重，阿武说这是到处去找来的农村的老猪槽……

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还有阿武客栈的院子也让人惊羡。院子里有一棵硕大的海棠树，那熟透的海棠落了一地，染红了百年的地砖，那还长在树上的海棠透过翡翠般的叶子闪着红宝石般的、耀眼的光，客栈的后院还有两棵苹果树，半红半青的果子一半像青涩的儿郎，一半像热情的少女，一堆堆挂在那儿像在说着欢迎的话，我们虽然听不懂，但我们决定还是立马搬过来了。

在阿武的客厅里我还很意外地看到了阿武写在壁炉上方两根斜托着的木条上的诗，我抄了他的诗，但被我弄丢了，但我还记得那诗的意思：大意是说人们是为了寻找爱情而来到丽江的，于是丽江把她的爱给了每一个人，丽江，是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失望的……

阿武掏了他的名片给我，那是他自己又写又画自制在牛皮纸上的，上边有汉字又有东巴文，虽不精致，但别有一番拙朴，……我再一次对阿武睁大了眼睛。

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阿武一直在万宁，还会是今天这个阿武吗？

是什么造就了他？这个如今是旅游专家，是建筑师，是考古爱好者又似诗人的阿武？如果还是桔在江南是桔在江北是桔的哲学命题，那么丽江和海南的土地有什么异同？

[旅游岛]

滨海热带天堂

——记海尾湿地公园

■ 黄安雄

要不是几次踏访亲历体味，我简直不敢相信，在海南昌江西海岸上砂卵石的沙滩地貌上，竟然有着一座热带天堂——海尾湿地公园。这是一位隐居荒野的渔姑，面容俏丽，媚眼含情脉脉，如今，她正梳妆打扮成为一只美丽的金凤凰，来到我们的生活中……

海岛的三天伏，骄阳似火，大地生烟。酷热使人像吞了火团，心气浮躁。我不由想起并向向往湿地公园的清凉世界……

驱车从石碌来到目的地约40分钟。刚下车，就感觉到一股风把凉意送来了，分外干爽清爽，使人身心畅快，郁闷烦躁的心也渐渐地平息下来。

无牵无挂的风吹拂过去，涌至天际的绿涛就卷来了。毫不疑可，包括这次在内，四次游览湿地公园是我人生旅途中被圣水打湿又被月儿饼亮的美妙经历——充满浪漫，意境高远。

从海尾镇三联村流入鸡沟田的水，汇成湿地公园的水景观。在低洼地的沼泽中，生长着二百多亩香蒲，是湿地公园最宽阔壮观的景色，也是各种候鸟的越冬栖息地。管理员用舢舨送我到香蒲沼泽游览。舟动景移，一步一景，橹棹助推船头犁开湖面的水泛起无数鳞光，水线有时笔直笔直，有时弯曲弯曲，直时如箭簇，弯时像张弓。几只白鹭和灰鹤在悠闲地择食。“泼”的一声，一只斑鸠从草丛里贴着水面飞逾船的前方……船儿又穿过一处浓郁葱郁的卡开芦（水竹）停了下来。忙着拍照的我不留神碰到身边的水竹，几只野鸭被吓着，嘎，嘎……它们飞向天空又沉没在另一处香蒲里。紧挨荷花池塘边上的水竹大约二十几亩，在海风吹拂下，偏向一边，白茫茫的一片，好像我已进入芦苇地带。

在鸡沟田分布着十几株龙血树，其中有几株体型硕大，枝桠飘逸傲岸，比较罕见，令

人敬畏，龙血树可是植物的活化石，弥足珍贵。在缺衣少鞋的饥荒年代，它的叶子是编织草鞋的上乘材料。如今成了观赏植物的佳品，价钱不菲。这里也生长榕树群落。鸡沟田边有数十棵大小不一的树聚集在一起，共同撑起一个巨大的绿伞冠，像欢乐的家庭成员幸福地聚集在一起。附近高梧的榕树又是一番风景，十几棵榕树有序地一字排开，枝桠相缠成集体跳舞芭蕾舞之势。有人说，松树使人想起志士，芭蕉使人想起美人，修竹使人想起隐者……而这古老的榕树，使人想起智慧，慈祥，稳重而又饱历沧桑的老人。那棵古老的老榕树，盘根错节，桠杈上垂着一簇簇老人胡须似的“气根”，那是榕树的美髯，一接触地面就会变成一株株树干，母树连同子树，蔓衍不休，独木成林。

从海尾镇三联村流入鸡沟田的水，汇成湿地公园的水景观。在低洼地的沼泽中，生长着二百多亩香蒲，是湿地公园最宽阔壮观的景色，也是各种候鸟的越冬栖息地。管理员用舢舨送我到香蒲沼泽游览。舟动景移，一步一景，橹棹助推船头犁开湖面的水泛起无数鳞光，水线有时笔直笔直，有时弯曲弯曲，直时如箭簇，弯时像张弓。几只白鹭和灰鹤在悠闲地择食。“泼”的一声，一只斑鸠从草丛里贴着水面飞逾船的前方……船儿又穿过一处浓郁葱郁的卡开芦（水竹）停了下来。忙着拍照的我不留神碰到身边的水竹，几只野鸭被吓着，嘎，嘎……它们飞向天空又沉没在另一处香蒲里。紧挨荷花池塘边上的水竹大约二十几亩，在海风吹拂下，偏向一边，白茫茫的一片，好像我已进入芦苇地带。

潮汐轮回皓月当空的夜晚，一轮璀璨的明月镶嵌在北部湾的天空。她姣好明媚，晶莹如玉，和着清爽的海风悄然地传递一颗心香，温柔地给这一片的沙滩披上一层淡雅朦胧的银纱。有人说：“太阳在人的心里激起行动的欲望，月亮则引起人们缠绵悱恻的情感。”这时的你如果邀月结伴共同畅游，与情人沐浴着柔柔的清辉，举头仰望那幽雅娴静、纯洁清朗的月亮，会触动你的绵绵情思，而且，今晚银色的沙滩就是你们的爱床……

我的一位工程师朋友姓庞，他周游了霸王岭和湿地公园后总结为“山之精华，海之神韵，各领风骚”。

耕耘这块湿地公园的主人是昌江西岸垦植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王家川先生，他为人热诚雅儒又透着精明。我几次拜访他，请他谈谈湿地公园的开发建设，他总是莞尔一笑，顾左右而言他，做事保持着低调，也不轻

易透露消息。终于有一次被我逮到机会，那是我陪省文联一批文艺家来湿地公园作客，吟诗作对，泼墨挥毫，心情酣畅的他在兴头上，于是给我介绍了一些湿地的情况：

湿地公园规划近五千亩，它是在石港塘湿地基础上扩大建设的，公司于2001年进驻，当时沼泽地破坏情况严重，经过近十年的保护开发，沼泽地破坏得到有效遏止。现在保护开发建设已有一定规模。已经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作了规划，主题定位是：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湿地科普教育。公园分四个区域，分别是：湿地保护区、旅游休闲区、湿地生态农业示范区和管理旅游接待区。形象定位是：湿地生态农庄、海南候鸟乐园。力求品位，追求意境，闯出特色。

海尾湿地公园项目已经获有关方面批准，目前建设旅馆式生态农庄，已建好八幢十六间旅馆。海南昌江核电站开工典礼前夕，已开放给嘉宾入住。其它建设也正有条不紊进行中。我对王总的雄韬伟略和独到的眼光表示敬佩，称赞他为我家乡呵护了这块风水宝地，也是给昌江和海南留下这一块不可多得的湿地热带天堂。

与前三次不同，2011年伊始踏访这块宝地，正值冬季，湿地公园银装素裹，芦苇花、芒花竞相怒放白茫茫的一片，越冬的白鹭、苍鹭、牛背鹭、野鸭等水禽在这里栖息，翩飞的鹭鸟与周边葱郁的海防林，组合成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她会在建设者的精心呵护培育下，焕发出新的异彩，成为岛内外游客休闲露营、海岸观光的地方。

[海南赋]

高林赋

■ 邓光华

定安高林，岳崧故乡。地灵人杰，拔萃芳华。佼佼才奇葩，赫赫兮中华名庄。

神奇秀雅，高林宝地冠南疆。聚三邑之文脉，纳八方之灵光。享文化之膏梁，赋历史之华章。地得青龙降世，自瑞祥；峦拔秀木参天，不乏栋梁。山青青，水泱泱；松郁郁，竹苍苍。田畴嫣红姹紫，溪畔翠绿鹅黄。鱼戏清荷，蛙鸣方塘。花绽蒂而竟放，鸟展翅而争翔。槟榔亭亭，椰林芬芳，荔枝献瑞，柑桔携祥。浩浩碧水，郁郁元湖，彰大气兮寓宏愿；巍巍圆顶岭，淌清泉兮润古庄。山间日出，散霞光兮璀璨；湖上风来，飘渔歌兮悠扬。老樟翠翠，尽是昌黎气象；小桥流水，一派田园风光。冈陵万木，荡爽气之清涼；家园八景，铺秀美之画廊。一丘三色，隐玄机于神壤；三横七纵，展典雅于古巷。三里古官道，犹现昔日大观；两口功能井，独显先人眼光。一对雄狮，镇宝地以安康；两株异卉，续故园之幽香。张氏宗祠，承传文化遗产；岳崧故居，蕴藏精神食粮。“诗书万卷草堂古，花木满庭春景长。”灿烂然画栋，焕然乎雕梁。森森兮古屋，皇皇兮华堂。嗟夫！遍野翡翠，满目琳琅。古韵弥漫，华彩昭彰。熙熙哉游者如织，神采飞扬。或觅古迹，或享墨香。何流连而忘返？缘游兴之未央！

英杰辈出，高林卓荦自流芳。载深慧眼，置它地于吉壤；宏基壮举，迁高林以溢觞。村俗淳朴，民风优良。崇德向学，化育栋梁。岳崧才盖世，殿试震京邦。欣举折桂手，轻取探花郎。何地无才？天子惊而赞叹；澄清有志，巨儒仕而昂扬。治水禁烟功卓著，兴惠民德昭彰。万卷读破儒风壮，千篇写绝翰气扬。钟彦拜师，登上士之金榜。廉吏钟研，树骄人之懿范；女杰小辑，著传世之华章。王氏贞烈，膺朝廷之褒奖；吴氏孝慈，彰孝子之牌坊。岳崧逾八旬而苦学不辍，老当益壮；泰鹤造两桥以通行无阻，惠民情长。坚忍卓绝，张亮志凌霄汉；英武壮烈，泰天血洒红壤。嗟夫！俊彦代有贤良。高林精英，誉享炎黄。《琼州府志》彰宏德，《周易卦辞》铸绝唱。五级台阶标品级，百幅书画赢激赏。柏香山馆，凝才气以大观；高林学馆，育人杰而显扬。匾额焕彩，圆百代之梦想；墨宝生辉，续千秋之文光。噫吁！人文显耀兮十分辉煌，出类拔萃兮万古流芳！

继往开来，高林奋进续辉煌。万事可忘，不忘先辈期望；千般易淡，未淡文化素养。冀天亮，凭天地之广袤，聚人群，凝聚拼搏力量；兴文脉、重文化、讲文明，发扬先贤风尚。“大贵不如学道，至乐不如读书。”循古贤之训导，奋发向上；驾学海之方舟，扬帆起航。强基固本，弘道德之内涵；扬长避短，续文化之强项。人心好学，文化日昌。学风之盛，铸赫赫之典范；文明之著，树佼佼之榜样。观楹联皇皇，闻书声朗朗，喜诗风洋洋，感悟意彰。学识渊博，才子倜傥。挥毫出彩，出口成章。高考应试多登榜，书联参赛屡获奖。诗妙赋，文苑籍海之幽香；龙飞凤舞，画廊书院之华光。文化盛而启文明，文明者而聚和畅。行善积德，效圣贤之风范；创先争优，著超拔之雄章。尊老爱幼风盛，激浊扬清正气扬。天道酬勤，人勤业昌。贤哲博士，虎步龙骧。“阶前唐棣荣茂，拐下兰芝竟芳香”。鼎鼎吴昌茂，荣获嘉庚奖；诚诚张熊壁，善行铸高尚；稚稚小字辈，气宇亦轩昂。集体家庭齐发展，文化经济双飞翔。万亩果园，展示繁榮景象；百首民歌，奏响和諧乐章。卓哉，文明生态之雅苑，中华文化之名庄。

观高林，文明诗画，盛世文章。释古耀今，气韵酣畅。余尊崇而神往，复撰诗以褒扬。

脉连数邑聚祯祥，七纵三横攀古庄。毓秀青山浮翡翠，涵芳碧水伴琳琅。诗书浩瀚启功业，道德昭彰育栋梁。何地无才登泰斗，高林崛起探花郎。

墨荷（国画）
黄苗子作

[浮世逸草]

虾酱

■ 关义秀

虾酱淡出一日三餐，告别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单一和重复。社会变革、时代进步，就是在枝微末节，也能表现出它们的取舍。我分享新生活的愉悦，却对虾酱的淡出有些割舍不下。不为别的，就因为那虾酱实在是特殊年头里一种生命的源泉，一种情感的童谣。

虾酱的基本原料，是海里的一种小虾。海南岛西南部有个莺歌海镇，同名的海湾盛产这种小虾。我的家乡离莺歌海十几公里。我小年时，每年母亲必定跟村里的妇女去海边买虾。她们借宿在渔民家里。渔民们赭色的胸脯，装得下大风大浪，当然容纳下这些陌生的乡下妇女，为她们提供方便。母亲和伙伴们随身带来白糖、糯米、番薯等产物，而人家有的是海虾。以物换物，礼尚往来，彼此

成了亲戚。她们满载而归，肩上的担子越重，越感心里充实。肩上那支白茶扁担，木材是尖峰岭的特产。经过木匠的打磨，坚韧的扁担挑得起艰辛的岁月。她们几经跋涉，走一片片沙滩，烙印下生命不间断的逗点。

虾酱的腌制并不复杂。一碗虾，配几碗盐，都有适当的比例。配好了，把它们放到石臼里舂，再把舂好的虾酱放入瓮里密封，这就储藏起一瓮大海，一瓮原汁原味的大海。

我在黄流中学读书期间，住校学生都到食堂开饭。一年，由于家庭窘困，我独自找个地方做饭。几升米，一小瓶虾酱，这就是生活的全部。我住的宿舍，靠近一位老师的住处。一经犹豫，我到底把米放进土罐，把虾酱盛到盘里，然后把它们端进老师的厨房，准备趁空借炉火做饭。第一天，11点多才放学。我眼冒金花，走进厨房，想不到，干饭做好了，虾酱煮熟了，还逸出缕缕清香。我知道，这是老师母亲的代劳。面对那位和善的老人，我一时竟说不出话来。以后的日子，我依然享受其成。有时，老人家还免费给我加餐，往虾酱里打一个鸡蛋。许多时刻，我面对虾酱，俨然是面对一个默默守候的亲人。我拿起筷子，挟起虾酱，进行一次生命运动。这是一种人生的饱经沧桑。

春节离我们渐渐远去，而清明的脚步声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耳边又萦绕了唐朝诗人杜牧那首《清明》熟悉的诗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此时，一种强烈的思亲之情又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父母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虽然他们生前没有给我们一样值钱的东西，但他们经历再多的苦难也不呻吟，他们不折不挠，艰苦奋斗、勤俭持家，尽了毕生的心血，留下精神和美德是我们儿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价之宝。

父母亲都是出生在贫苦人家，母亲三岁那年丧父。父亲也只念三年私塾便跟人学手艺。他们一生没有干过惊天动地的事情，但却把伟大的父爱和母爱，都淋漓尽致地洒在我们姐弟三人的身上。

遥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许多适龄上学的孩子因生活困苦而辍学了，尤其是女孩子上学的人数更是寥寥无几。我们家也不能幸免这场灾难，经常揭不开锅，父亲只好上山挖“火丁”头（一种叶子带刺的野生树）回家后掺进米糠做咸馍充饥。然而，就是在这种举步维艰的时期，也丝毫没有动摇父母把子女送到学校读书的决心。父亲常常对我们姐弟三人说，只要你们用功读书，我就是砸锅买

铁也在所不惜。他和母亲不但这样说，而且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姐弟三人算是最幸运的人，尤其是我姐姐，她从初中一直读到高中，在这漫长的六年当中，从家乡通往学校的那条大河，每逢暑假前后，常常是洪水肆虐的高峰期，爸爸总要步行10里路亲自送姐姐交给表哥护送过榕桥江后才返回家里。姐姐高中毕业后又到海口进修俄语，她是当时全公社（如今称为镇）第一个高中生。有人对我父母的做法不理解，我父亲对他们说：男女都是自己的骨肉，让女孩上学有时起的作用还比男孩大呢，女孩读书成才后一般都嫁一个比她有文化的人为伴，这样会带动两个家庭的好好读书，将来都能为国家做事。

哥哥上高中后，父亲又生怕他单薄的毡被不够暖和，又别具心裁地想出了一个办法，利用他为人裁缝剩下的边角布料剪成一

[岁月山河]